



# 與建運動的革命性

上海記者聯誼社  
播音演講集之一



上海記者聯誼社播音演講集之一

# 興建運動的革命性

# 目 錄

敬告全國記者

如何推進興亞建國運動

日美關係調整與新中央政府樹立

興亞建國運動的革命性

關於新中央政府

附錄

上海記者聯誼社成立宣言

# 敬告全國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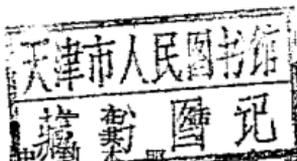
各位聽衆：

天是上海特別市新聞記者聯誼會，派我來向全國新聞記者，播送本會所欲公告於同業們的幾句。目前這艱苦的時代看來，國家民族，都是處於非常危險的地位，爲了救亡圖存，凡是國民都當在艱苦本位上努力。我們新聞記者的天職，在這個時代也就特別重大，平常所談「指導社會，監督政府」，今日還要加深這兩句話的意義。

中日戰爭經過了兩年多，今日中日兩國產生了三個口號，第一是日本的「建設東亞新秩序」，第二是蔣介石不斷說的「抗戰建國」，第三是汪精衛先生的「反共和平建國」。我們負了「指導社會，監督政府」責任的記者，將怎樣來指導今日的社會？其次是怎樣監督政府。

要監督政府，先得弄清楚要監督那一個政府。重慶政府。以及已成立的維新與臨時政府麼？還是

敬告全國記者



將要成立的新中央政府呢？這些我們都得有深切的認識，換句話說，「就是要認識時代與環境」。

今日是什麼時代呢？因了戰爭的摧毀，帶來一切必須復興建設的使命，這時代就成了復興建設的時代，是應當揭棄一切的腐敗和墮落，應當寬取罪惡的反省，應當獲得創造的新生。應當由黑暗達到光明，也就是新的大時代到來了。今日是什麼環境呢？因了戰爭的破壞，造成了滿目瘡痍的國土，千古未見的奇災，不但交戰國非常疲憊，還有英美蘇聯在四面的窺視，他們仍欲再枷鎖着這次殖民地的一切民衆，永遠做他們的奴隸，所以不顧信義的挑撥離間，乃至慫恿我們自己去摧毀來打自己的頭！

時代是與我們有更生的機會，環境却又是非常惡劣，因此在這個時代來應付這個環境，須得有正確的主張，有正確的行動，乃能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這就是我們新聞記者應盡的「指導，監督」的天職。因此我們也明白了，應當指導的是全中國的社會，應當監督的是新中國的政府。至於蔣介石的政府，我們唯一的目的是消滅與打倒。

那末我們就要走上一條可以達到我們記者天職的道路，那就是由「反共和平到興亞建國」。

第一先論反共，有人說：反共是和平救國的主要支點，汪先生主持行政院與外交部的時候起，早就認定了中日之間的問題，不是除了訴諸戰爭以外，就無法解決之途徑，所以當時有「一面抵抗一面

交涉」的口號，待至八一三之後，汪先生就首先策劃和平，德國大使陶德曼的奔走失敗以後，其他將番進行活動，也無成就，這當中有過一段很苦悶的時間，直到去年十月十三日，汪先生在重慶特別接見海通社記者發表談話，始正式漸漸露出和平的端倪。汪先生實在是看出了「抗戰建國」的前途的破綻，感到中日兩大民族這種悲劇的不幸，所以毅然決然提出了「和平救國」的口號。

汪先生最痛恨共產黨破壞國家社會的陰謀，所以才主張反共。因為共產黨挾持了蔣介石抗戰，要想用抗戰來倒蔣，倒蔣就可以建國，那末我們救亡圖存的人們，對於這萬惡的共產黨當然不姑息的反對呵！並且這一次的中日戰爭，完全是共產黨暗中暗里所促成的，造成了幾千年中國未見的戰禍，像這樣危害國家民族的共產黨，絕對不容其再存在於中國，所以我們就要澈底的反共。

其次說到和平二字，也不是什麼非常的道理，因戰爭的目的，也就是和平，凡是戰爭，都要走上和平之路，不過若是戰敗者被戰勝者滅亡了，那是亡國豈不是和平。現在的中國，雖然打了敗仗，還不是亡國，現在的日本並不是因為打了勝仗，就想滅亡中國，就是要讓中日永久的和平，而建設東亞新秩序。所以我們認為和平是不會走上亡國之路的，我們主張和平，是挽救蔣介石之流的抗戰錯誤而轉來建國的，救亡而圖存的。汪先生看清了時代與環境，提出和平主張而從事於和平的運動，這可說是對症下藥的救國良方，除了和平，別無二法可以解決中日的戰爭而復興中國的。和平的需要，已成

了全國民衆的需要，戰爭給予全國民衆的痛苦，是加也不能再加，深也不能再深了。人人都祈禱和平，傾向和平，都望和平早日實現，以保存垂危的國脈，救濟未死的蒼生，因為和平是立國的根本，從沒有一個國家，永遠在戰爭中討生活而能富強的。

第三再說興亞一事，自然我們知復興東亞，是艱巨工作，不過依照孫中山先生的大亞細亞主義看來，這工作正是中日兩國民族共同攜手去進行的，他在這個主義中，闡明了中日兩國如何應當提攜親善，一同走上現代文明國永遠的途徑，而求兩國之富強與和平，更進而復興東亞，以脫離歐美帝國主義的羈絆，在東亞的大國中，只有中日兩國是弟兄樣一切平等，若是能夠互相親善，共同防共，經際合作，不上五年十年，則東亞的文明可以達到歐美的地步，若再努力，那更會翹而上之，這不是什麼誇大之言，乃是以中日兩國的人力，物力，財力，都够得上把東亞復興起來的。這其中有一個不可變更的原則，就是中日合作，所以日本以先進國的資格擔當了開始『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工作，要求與中國攜手一同前進，便是要中國做一個弟兄走向東亞而努力的大道。

日本爲了興亞，能夠用如此之大的代價，以求其理想的實現，而來與中國合作，那末我們以數千年的中國大國家，四萬萬的大民族，還不趕快伸手去歡迎這一個朋友嗎？一般人把日本看做中國的仇人，不知道仇恨都是雙方的錯過與誤會而造成的，假使得一個機會改正大家的錯過，解決彼此的誤

會，然後開誠佈公推心置腹同氣同聲做一番歷史上光榮的事業，又有什麼不可能呢？俗話說：「冤家宜解不宜結」，我們對中日的冤恨就應當用這句話來解決，因為只有解決才與大家有利。中日仇恨冰釋了，在一切平等互惠的原則上合作提攜起來，當然會有力復興東亞了。

最後講到建國，自民國以來，革命的目的，就是建國，然而受了北洋軍閥的破壞，建國未成功，繼之受了蔣介石的獨裁，建國又未成功，兩年以前直到今日更受了共產黨的陰謀與搗亂，挾持蔣介石發動了中日戰爭，更使原有粗具規模的國體都壞掉無餘，現在只得來重新建設新中國了。

在這個時代與環境中，要建國——建立一個現代的新中國，唯一的政策就是上面說過反共和平與亞了。反共和平是對內的，由我們自己來做，興亞乃是對外的，當由中國與日本同來做，無論對內的反共和平，對外的復興東亞都是足以建設新中國的，知道建國是從上述對內對外的工作起，我們就無庸彷徨，也不必反顧，一直勇往向前的邁進，中國在今日而欲救亡圖存，舍此之外，別無他圖。

民國廿九年，是反共興亞的建國年，我們中華民國的民衆，都應當向着這一個目標前進，所以我們全國的新聞記者，就當把這個最顯明的反共和平興亞建國的目標向社會的盡指導之責，向政府盡監督之責。余啟峇讀美記者說：「新聞記者一枝筆，可以抵三千枝毛瑟槍」，可見記者的能力是極大的，我們職司者就要把我們的這種能力，供獻給社會和政府，就是民族與國家。羣衆是盲目的，必須記者

們給以正確的指示，政府是賢良的，也必須記者監督，只要能夠把反共和平興國建國的理論與運動宣傳給國民當中，當然會發生極大的效力，能夠把危亡的中國復興起來，在歷史上造成光輝而榮耀的一頁，我們才不負「無冕之皇」的雅號，才算是這大時代中好新聞記者。

歷史已走上了新的世紀，偉大的歷史的現實，遠非人類的思維所及，人類的行爲，具有創造歷史的力量，同時歷史的必然性，也支配着人類的命運，中國的歷史，到今日應該換一種筆法，紀錄新的故事，這故事是一九四〇年以後的中國，走上平等獨立，自由的地位，在東亞在世界，都稱爲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也就是我們新聞記者本着天職，促成全國一致努力於反共和平興國建國而來的。但願全國記者們都起來這樣的做法，那末，新中國的幸福無窮，東亞和平就永遠安全了。

## 如何推進興亞建國運動

我們不能否認，現在的中國已飽受了一場虛驚，而轉換到了一個歷史的新階段！

沒有戰爭，就不會打破舊的現狀，既不能打破舊的現狀，根本就談不到新的創造，人類的天性是向上的，把舊的東西毀滅對新的仰製適應，循環不已的這種作用，才能形成繼續存在的國家社會；所以戰爭不能說是絕對的罪惡，却是變革人類歷史的武器。同時，戰爭的前端，必有它嚴肅的歷史的背景。因此我們就可深知此次日本的對華作戰，是具有必要的客觀的歷史意義的。中國民族開始是漆黑一團飽受了一場虛驚。到今天都得了進一步的理解，把過去身陷於戰爭的苦況，進行着深刻的反省，這就是中國民族在追隨歷史發展的一種必然現象！

中國和日本在歷史上早有密切聯結的根據，這是我們無法否認的事實，第一在文化上的吸收，第二在宗教上的共同信仰，只此二點就已確立了兩國國民不同分野的基礎關係。可是當初握着中國政權的蔣介石，並不以此實際的情形，作為國家前途建立的基礎，正相反的來仇視着同具歷史關係的日本，而去和歐洲的白人勢力相締通，這樣不惟無絲毫的有利中國，反是引狼入室，葬送了中國歷史上

遺傳下的國家基礎。我們知道，英，法，蘇，美各國的勢力，根深蒂固的盤踞了中國社會，是誰可否認的嗎？過去國共鬥爭的時代，共產黨會痛罵蔣政府爲倫敦的傀儡，言猶在耳，其實上的情形，可以否認它嗎？蘇聯在中國推行的赤化政策，也有悠久的歷史，肆棄了同文同種的日本，推行親善政策到西歐諸國的這種結果，是究竟獲得一些甚麼？這在我們民衆感受的苦楚，可以擱置一邊外，就是在中國政治的上層，歷來所表現的，無一不受制於英法諸國之支配，而他們這些國家，爲擴大其侵略的目的，更使中日關係，發生更大的裂痕。這就是說，中日的對立的程度愈深，他們在遠東的立足點愈穩固，則遠東危機就沒有消失的一天。

我們只要看一看，蔣介石自高唱了長期抗戰的調兒以後，專門從事於國際活動的一般上層官吏不是口口聲聲在說歐洲列強，援助重慶的「抗日」麼？我們根據了這已往的實際情形，當亦不會發生懷疑，因爲蔣介石的發動「抗日」的基本力量，原是憑藉了歐西列強的援助而來，可是「抗日」之旗已揭開，站在幕後的那些主人翁怎樣呢？

先把蘇聯來說，因爲蘇聯援陣的色彩好似最濃，所含的用意也較爲深遠。自蔣氏實行了聯共政策，國際共產黨在中國的活動，便毫無顧忌，利用國共合作的陣線，處處在擴大他們的所謂蘇維埃運動，新四軍和八路軍，形式上聽命於蔣氏的指揮，實際則在各行其是，隨時隨地加強紅軍的鬥爭力。

同時一切共產黨的宣傳機關，不斷的指摘國民黨蔣氏的「軍事抗戰政治投降」，「使我們明白蘇聯與中國共產黨之反蔣反國民黨的工作，是始終白熱化的。

英國是個世界著名的狡猾帝國主義國家，他支持重慶對日本作戰，目的是企圖鞏固蔣氏國民黨的統治權，適相反於蘇聯支持下的中國共產黨，前者為維護國民黨蔣氏統治的現有地位，保持牠在中國既得權益，後者蘇聯的目標，是在於根本奪取國民黨的現成統治權，企圖擴大赤化運動於東亞大陸，以達其世界赤色革命的陰謀。英蘇兩國所站的立場，既發生了根本上的矛盾，對於中國抗戰的實際助力，無疑的要看中國實際形勢的如何變遷，才會決定牠們援助的深淺。何況以狡猾著名的英國，肯到中國來作孤注一擲麼？英國這樣，法國也這樣，美國亦何嘗不是這樣！

總之，英，法，美諸國，對蔣介石的「抗戰」援助，根本建立在他們自身權益基礎之上，祇要戰爭不損害牠們保障的利益，牠們誰都不會來管你戰與不戰！現在歐洲戰爭爆發，世界政治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環境，各國在自顧不暇當中，誰肯坦白地來積極援助？！這疑問，安穩在眼前的各種事實，已給了我們有力的答覆。

「抗戰建國」的宿命論者，他們祇知把「建國」的基礎，打造在「長期抗戰」之上，又恐「長期抗戰」不能取得大眾的信仰，復又製造了「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口號，同時，他們所以詭勇敢的這

樣做，最基本的就是期待國際的同情和援助。但事實已昭告了我們，所謂「長期抗戰」，他們收獲了一些什麼？表現了一些甚麼現象！祇是一般無辜的民衆，慘遭他們的屠殺，種種因戰爭而得到的不幸災患，是已促醒了一般民衆的感覺，他們領悟那種「長期抗戰」，不啻是「長期失地」且是「長期殺民」而已！在前線作戰的忠勇將士，固然仍在把血肉之軀拚命的犧牲，「抗戰」是已做到了，然而上層政治的整個局面，是造成了如此形態，我們就根本不會知道，這「抗戰建國」的宿命論者，將如何解釋他們的建國之道？

內政的矛盾，共產黨的竊取政權，國際間矛盾交織的壓力，這些都加在重慶政府的頭上，處身於如此的境地，再要取「戰爭」的形式來「自救」，高談其「建國」，寧非可笑的事！一般愚民或許蒙受他們的欺騙而不自覺，稍有理智的中國人，自然很能看得澈底。我們現在更覺得中國最大的需要，把中國更生，是把中日兩國的面有歷史基礎，重新恢復，和重新澈底的建立，這就是東亞人民共同倡導的「建設東亞新秩序」。

因為我們已覺深切的理解，過去蔣政權時代的仇日，反日，抗日的思想，在中日兩國間劃分了一條相剋的鴻溝，中國國民普遍的在這種教養上生長，自然在情感上愈是發生激烈的仇恨，仇恨愈深，兩國的糾紛愈多，東亞大陸上的安全，接着也就消失，這種情勢要是聽任其發展，中國固然是消滅，

而日本勢必也就不安。我們站在這種情勢上的中日民衆，怎不感受憂慮？中日兩國是休戚相關，利害相同，如果不把中國的問題，用毅然的力量加以澄清，則不能建立自主獨立的中國國體。如果中日兩國不把深刻的仇恨消滅，則根本不能說到東亞黃種人民的安全。我們根據了這客觀事實的條件，中日兩國要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就非先澈底的攜手親善不可。

大家都知道，中國是失却獨立性的國家，環繞在中國四週的列強，無一不與中國前途的安危攸關，中國若不能與日本親善合作，便須依賴於歐美列強。那末我們再進一步來探討，中國在事實上究竟應該和日本親善合作呢？還是應該依賴於歐美列強？此中的選擇，唯有學識豐富，具有慧眼的領袖，才能擔當着這種重要的選擇責任。蔣氏政權把這問題，因為看得過於輕淡，爲其一己之個人地位，重於國家的利益，因而一味的遷就現實，毫不思慮的去投降歐美列強，因爲我們知道，中國在那時期的現實情勢，促成蔣氏政權實現者主要的爲英國，因爲英國在中國地面所造就的既成勢力，從香港到上海，再從上海至漢口，控制着中國的華南，又在華中的近海地帶，珠江及長江流域，都是在英國把握之中的經濟基地。蔣氏上台，自然不能以自身的地位，與之背道而馳，所以，實行他的政治投降，就變成了他必走的途徑。可是事態造就到了這一步，我們可以進一步去探索者，在中國內地的紛擾，就從此益見劇烈，共產黨利用了這矛盾的根源，加甚其活動的力量；在國外英法美蘇分割中國領

士野心，以及他們自身中間的矛盾，也從此暴露了真正的面目，他們所以不能驟然實現其瓜割中國的策略，無非因有中國的鄰友——日本，所以才具了幾分戒心，因此他們共同的應付目標，集中到了日本的頭上，離開中日關係。使中日惡化，就成了他們經常使用的策路。同時他們實施這種策路的主要作用，不但可以使中國消滅，而更可擴大其對日本的侵略手段。如果他們不能分化中日兩國的關係，他們就無法在遠東的地面涉足。

再看一看日本的自身，我們都知道有名的大陸政策的施行，是日本向大陸發展的唯一要求，這個要求，我們理解日本，理解東亞大陸內在情形的人，才會理解道「要求」是出于必然的。反之在一般被歐美利誘之下陶醉的人看來，就把這項「要求」曲解爲「侵略」的宣傳，於是民間對日本的印象，進入了惡劣深刻的程度。惟其如此，却得惹了歐美各國分割中國領土的好機會。當此次戰事開始的時候，蔣政府當局之所謂「戰必敗，和必亂」的話，正道破了此中所包藏的祕密。我們如果不是一個瞎子，那末，這些事實隨時都可在他們口裏聽到；如果我們不是一個瞎子，那我們隨地可以聽到，反日，抗日，仇日。這些工作，他們究竟替誰人而做？替中國的民衆做麼？這在我們方面，老老實實回答是不需要的！

我們現在從基本上而去認識中日兩國的發展的前途，是最最感覺着迫切需要的事。同時，我們具

備了這種基本的認識以後，集中力量去實現這認識的觀點，這才有了確切的把握。這裏，爲敘述明確起見，對我們所得的基本認識，特別分開來說明：

一，中國是個失却獨立性的國家，向來一貫的支配在歐洲經濟政治勢力之下，同時國內封建勢力充斥，生產落後，根本還沒有形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二，中國要求獨立自主，達到現代化的國家，必須依附國外的力量來扶植。

三，過去依附歐美諸國的外力，未曾得到真誠的坦白的助力，正相反的被摧殘，被侵略，這就把中國陷入了絕對的泥沼，已給了我們嚴重的教訓，故應澈底的把它拒開。

四，要依附一個外來力量的真誠援助，必須以日本爲對象。

五，日本冶化了東西洋文化，而保持着獨立國的精神，從明治維新以來，短時期的飛躍發展之後，其要求大陸政策的實施，爲日本所必要的趨勢。

六，中日兩大民族在同文同種地域相結的關係之下，根本有協力合作的基礎，祇是因了歐美諸國的作祟，以及盛聯共產黨的陰謀，致使兩國發生分裂的現象。

七，中日親善提攜的力量發生，不但中國危機可以消滅，更可在東西大陸上發展爲永久繁盛的國家。中日兩國更可形成東西大陸的主人翁，歐西勢力便無法可以侵入。

如何推進興亞建國運動

我們根據了以上七點的認識，就可理解今天的中國，應如何的建立。明白些說，改造我們黃種人的亞洲，是黃種人民自己的責任，中國的如何與革也是黃種人民共同休戚相關的責任，中國與日本既是亞洲的黃種人，那一切亞洲人內在的問題，其解決途徑，當然應該自己來主持，責任自然是毋可推諉。那末我們現在與革亞洲的局面，改造中國的腐敗，步序是一致的了，沒有亞洲就沒有中國，同時，也沒有日本，中日兩國澈底的親善和提攜，亞洲局面，才得永久安全，所以我們的『與亞建國』運動，便得了當前亞洲民衆熱烈的需要和擁護。

這裏，我們莊嚴偉大的與亞建國運動，是已竟展開了，全亞洲的民衆大家起來，擔負起各個切身的使命！

## 日美關係調整與新中央政府樹立

諸位聽衆！中日兩國，今年都呈現了一種新的景氣：在日本是新內閣的成立，在中國是中央新政府的樹立；我們知道中日兩國，都是向着建設東亞新秩序邁進的，所以中國與日本就攜手起來，共同向這個目標前進。日本的新內閣產生，對於中國新中央政府的樹立，有極大的關係；中國新中央政府的樹立，對於日本新內閣，却也有無上的希望，因此我們也關係到日本新內閣的外交動向了。

日本的外交新動向，是以調整英法蘇的關係爲急務，在英法蘇四國中，又以日美關係的調整爲最急務，這是由本月一九四〇年一月廿六日（距今不過六天了）要失效的日美通商航海條約而謀善後處置所來的，今天我們特別把這個日美關係調整與中國新中央政府的問題來和大家談談。

美國的遠東政策無論是對日本的，亦必有關於中國，無論是對中國的，亦必有關於日本。所以我們對於日美關係，當有澈底明瞭之必要。最近日本政府鑒於日美通商關係以及此爲紐帶而聯絡之日美友好關係之重要性，對於通商條約，認爲予以不斷的法律的條約基礎爲妥當。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野村與格魯第四次會見席上，開明開放揚子江下遊以後，二十三日會令駐美日美關係調整與新中央政府樹立

國內大使對赫爾國務卿提出暫時協定案，內容如次：

- 一，由於揚子江下流之開放，表示中國新秩序之一斑，藉以一帶美國極益之危險。
- 一，美國如正式理解日方之真意，則當然設法關於更改條約之態度，對於日美親善關係之重建，恐將以建設之精神協力也。
- 一，其結果應取迴避因條約失效而生之對日美貿易之差別待遇之指責。
- 一，其次為予法律的條約的基礎於日美通商關係起見，應締結以現行條約之延長為內容之暫行協定。

一，第三希望與此暫行協定之商議併行而開始關於更改本條約之商議。

此日方之真意，屢在陳京華盛頓兩地反覆說明，以資美國方面諒解。

這是在阿部內閣時代，日美通商條約的交涉如此，奠定了日美解決問題與調整關係之光明基礎，最近日本新閣米內大將上台了，對於日美的關係，仍繼續其協調工作，而且公開的發表願望，所以美國朝野，以為米內新內閣之成立，日本政界投以明快之色彩，深抱好感。

全美赫斯特系的報紙，于十六日報上，一齊發表社論，有同一的觀察，暗示米內新內閣之出現，日美關係，有好轉之可能性，其主要論斷如次：米內海軍大將出任為新首相，大致在日美關係上將有

重大之意義，因為東京政治傾向之轉變，係暗示日本希望解決日美間橫梗之難題，吾人對於過去僅爲空談之日本希望，務求加以改正。宋內閣之出現，即表示主張對美強硬態度之勢力衰落，自由主義分子在政府部內漸占勢力，若日本尊重美國在華權益之條約義務，則日美兩政府間之懸案自開和平解決之途徑，然而不能期待美國變更放對日警戒遵守條約之根本主張，日本如望對美關係之轉好，不能不作足以證明日本指導勢力已放棄武力之攻策而復歸和平協調政策之誓約或行動。

就上面的情形看來，在六日以後的日美通商航海條約，雖然實行失败了、但是日美的關係，一定會調整，或者進而訂立臨時協定，也是極有希望的。

我們要知道美國之所以廢止商約，據其初所表示者，是爲民間需要，解決國內經濟問題，在日本呢，當時亦表示說：美國此次廢棄商約，倘若含有對外的政治作用，日本毫無所畏，倘若從純經濟立場上說，甚望新約早日從事訂定，以我們的眼光看來，從利害上打算，美國對遠東較歐洲尤爲重視，因爲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重在尋求市場，遠東的中國，是美國的良好市場，倘若美國今後仍欲在中國佔領一部份市場，至少要認識兩點，一，中國政治的穩定，二，中國實業的發達。

現在中國新中央政府與日本政府，正向着這兩點努力着，美國爲經濟上的利害打算，是應該與中國，日本取同一方向的，尤其對於日本，不能脫離正常友好的與國關係。

記得一九一五年五月間，美國齊萊安閣務卿對日本政府聲明道：「美國並不嫉視日本在東方有優越的地位，或者中日兩國為互相利益而以緊密提攜，美國政府也無妨害日本，困礙日本或者使中國反抗日本的意思，」這是賢明的美國政治家在二十餘年以前，就承認日本在東亞的卓越地位，且有預料中日成立同盟的可能。

那末，今次中日事變未結束之時，美國去年聲言廢止日美通商航海條約，倒底所為何來呢？是眞以國民間的需要，而解國內經濟問題麼？這其中當然還有別的背景，我們所得而知的是因事變已後，在淪陷區中日軍因了軍平上不可避免的關係，給美國在華權益上，有一部分妨礙，或者說美國爲了保在其全華權益而有此一舉，欲達其恢復之目的。

她用了這樁手段，對日本是威脅還是警告，這在日本自身，已有正確的見解，就是日美間的關係，因了廢止商約，起是起了變化，由這變化可以向日或不利之途前進，日本刻正注意聯合中國走上建設軍國新秩序的大道之時，自然不願與任何國家發生不必要的磨擦，尤其是日美間原無磨擦，所以不欲發生磨擦了，她明知美國的心理是注重於在華權益，乃決定開放揚子江以作掃除美國在華權益之危機的保證，並表示中國新秩序之一斑。

現在日美的關係，因了新內閣宋內大將之出山而漸趨于調整，並可望恢復正常的狀態，這在我們

中國新中央政府看來，是極可喜的現象，中央新政府，不但對內求獨立自主，對外也是要求平等互惠的，美國之對中國，素無糾葛，多有好感，這次事變發生後，在這種精神上亦會有不少的援助，我們是應當感激的，可惜這其中有一點錯誤，就是美國所援助的是那滅亡中國的聯攻權。

假使美國把目光移轉一下，向中國和平運動這方面觀察，而瞭解今後中國必定是用和平來與日本合作，以建設中國，復興東亞，並且對於世界列強都要伸手把握，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開始新的邦交，而從事援助新中央政府，這就使我們中國民衆，更爲感激也更爲盼望了。

美國是世界上的頭等強國，也是主持和平的有力國家，爲了欲維護其在遠東——中日的權益，正不妨大膽的來協助中日兩國，先結束了不幸的戰爭，然後去建設東亞新秩序，在美國是輕而易舉的事了，爲了獲得中日兩國的信仰，這次能使調整日美關係的日漸接近，就是頂好保證了，因爲給日本的友好，也是給東亞的友好，中國是東亞之一員，便是給中國的友好了，美國能在遠東有中日兩大國族作朋友，可以說，它要求的遠東利益不但可以維持而且還要充大的。

新中央政府行將誕生了，對於外交當然在着手進行，但必須注視國際間的動態與形勢，如日美關係的調整，是極有關於中國的，更是關係新中央政府的前途，希望全國民衆，親愛同胞，都起來擁護新中央政府的樹立，以求中日之合作而謀東亞之永久和平，進而達到世界之永久和平。

## 興亞建國運動的革命性

由於東亞黃種民族傳統的精神文化之高度發展，和中日兩大民族勇敢地正視現實的客觀存在，而獲得了正確的認識，終於使這慘酷無比的極端破壞性的中日戰爭，在三十多個月的進展中蛻化而成爲建設的偉大的東亞革命運動。時至今日，我們中日兩國人民和全世界有識之士，已經都能深切地瞭解這一次中日戰爭之目的，在於中日兩國民族共同建設高度的新秩序，以替代阻礙兩國發展並形成兩國對立衝突的舊秩序，進而協力建設新東亞，以適應世界新秩序。因之在軍事上已經獲得勝利的日本，提出了建設東亞新秩序口號，排斥以往夾雜着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意，純粹以道義爲立場，站在東亞先進強國的地位，倡導革命，期待中國成爲真正獨立自由的現代國家，而後發揮無比的偉力，與日本協力建設東亞新天地，以求實現東亞人之東亞。而我們被戰亂摧毀了舊有根基的中國呢？受了長時間鐵血的最正確也最有力的教育和鍛鍊，除了赤白帝國主義者屢備的劊子手的蔣共及其屬下的軍閥政客官僚之外，全國人民，尤其是各在其崗位上獻身於救亡工作努力過來的人們，深切地認識了所謂「抗日救國」，實際的內容就是蔣共忠實執行其主子的命令，以葬送整個國家民族。同時也正確把握了國

父孫中山先生的遺訓：『中國革命的成功，有待於日本之瞭解！』以及『大臣細原主義』的革命的真理。所以在日本前首相近衛公倡導建設新東亞的感召之下，能堅決地實行自我批判，清算過去盲從的錯誤，更以親切誠樸的態度，勾消甲午之戰以來歷史上的仇恨觀念，並以至上的信念，挺起胸膛來與友邦分担東亞革命任務。這樣使得救中國，救日本，救東亞的革命運動，進入了實踐的具體階段。

因為受過了長時間鐵與血的教育和鍛鍊，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比較過去是更能充分發揮了。從而在整個政治運動上，自汪精衛氏既出重慶，領導和平反共建國運動後，在短短的一年中，不單從宣傳時期很迅速的進入組織愛國人民實踐革命，並且到今日已經非常順利的邁進於初步完成的階段。集合全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有才能的救國志士組成的中央政府即將正式成立，從此新中國內部有了健全的組織，逐漸實現憲政政治，進行獨立自由的現代中國之建設，對友邦樹立永久和平，親善提攜，協力向建設東亞新秩序這最高的共同鵲的發展。並且在這和平反共建國運動的躍進中，我們從『抗日統一戰線』醒覺過來的富於革命能力的大羣中國青年，已經強有力地組織起來，強有力地展開了興亞建國運動。這一偉大的中國青年的革命組織，不僅在目前政局上擁護汪精衛氏領導的和平反共救國運動，也正是實踐和平反共救國工作的最有力的基幹部隊之一。憑着正確的認識和熱情的奮鬥，此後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之下，我們自信受過長時間鐵與血的教育和鍛鍊的青年們，是能保證和平反共救國運

動的迅速完成的！

更且，興亞建國運動還有更深入的意義，興亞運動本部幹部之一嚴軍光氏在「興亞建國論」中所說的：『對於目前局勢，我們要擁護汪精衛先生領導的和平反共救國運動；這是為挽救現在兩民族間自相殘殺之悲劇所必須的運動。並且，為中日兩大民族未來歷史之光輝的發揚，東亞前途大局之永久的安定，為求所有貢獻於全世界人類之文化，我們更主張在戰亂中對舊中國革命，以創建新中國（建國）；與鄰邦日本恢復並鞏固強化弟兄之關係，以共同肩荷創建新東亞（興亞）之偉大使命。』嚴氏的這一論文和運動本部所發表的各種文件，都正確地指示了和平反共救國之實踐，是為興亞建國；更指出了『在目前世界分權政治的實際情況之下，建設新中國興亞新秩序是不可分的。新中國必須與日本保有全面的協力，以達到民族平等，國家互助之理想境地，拒斥西洋帝國主義對於東方的侵略攻勢。並且因為中國是東亞最大的民族與國家，所以興亞運動的主張，在主觀上，建國即所以為興亞，在客觀上，興亞即所以為建國。更以中日兩國青年及其他亞洲民族青年之結合，求其實現。』  
能這樣明確地把擁護東亞革命，能這樣正確地推進東亞革命，其前途自然是非常偉大而樂觀的了。

在興亞運動本部所發表的文件裏又說：『興亞建國運動，是汪精衛氏和平反共救國運動發生之後，由一部份原來站在抗日陣線上的青年份子，基於對汪氏運動之共鳴與擁護的動機，而在思想文化

上所發生的一大反映。換言之，即係處在青年和民衆的地位上，從客觀的立場上，來協力幫助汪氏的運動，以期達成擁護汪氏運動之果實，並開拓東亞永久和平，與澈底實行中日兩國親善之前途。」

這裏我們必須注意的是：「而在思想文化上所發生的一大反映」這句話。和平反共救國運動，僅僅以單純的政治工作來推動，那末它的成果是一定不能十分美滿的；這一挽救現在兩民族間自相殘殺之悲劇所必須的運動，必須建築基礎於思想上文化上，必須在青年與民衆間，建立起文化基礎與思想基礎，這纔能使運動成爲强有力的革命運動。所以興亞建國運動就是和平反共救國運動的基礎。從這堅強的基礎出發，我們的和平是要求東亞永久的和平，我們的反共是爲了根本剷除破壞東亞永久和平的主要惡勢力，這樣地來完成我們全部的救國任務。而且建國運動根據東亞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真理，在思想上文化上發動和推進和平反共以達到救國目的，並且進一步完成救出整個東亞，這使大家更加明確地認識了和平反共的歷史使命。

這樣，我們的興亞建國運動，不單加強了我們現在和平反共救國運動的力量，並且正確地把握着建設新中國與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不可分性，在主觀上爲了興亞而建國，在客觀上爲了建國而興亞，實在戰亂中對舊中國革命，以創建新中國，與隣邦恢復並鞏固強化弟兄之關係，以共同肩負創建新東亞之偉大使命，以整齊堅決的步伐，向我們東方黃種民族的理想邁進！

## 關於新中央政府

諸位聽衆：

新中央政府，不久就要正式樹立了，（編者按：本措辭辭發表於新中央政府成立以前，但目前商談之，非但不覺明日黃花，倒是更具深長意義。）這個和平的新政府，我們是應當竭力擁護的。

這個應當擁護的新中央政府，首先我們要說明它成立的必要，然後再請我們何以應當擁護它，中央新政府的成立，日本方面，亦先後經與內閣和內閣正式表示贊同而熱烈支持，那麼它的成立，當能應運而生了。不過人們對於它的成立，也許還有不十分明白它的意義的地方，所以在此簡略說明。

在重慶政府和共產黨兩方面，爲了特殊利害關係而斷然表示反對以外，普通人也似乎很公平的說，新中央政府的成立，並不能就算中日問題的解決，也不能利用它來完全解決中日問題的。那末，又何必多此一舉呢！不錯，這樣的懷疑論調，不能說毫無理由，不過，有些見其一不見其二的缺憾。新中央政府固然不能全部解決中日問題，但是重慶政府就能出來解決嗎？顯然是更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事變兩年以後的新中央政府，固然不能說徹底解決中日問題，但是事變以前的國民政府，又何嘗

解決了中日問題。况且發生中日問題以來，已有數十年的光景，每一個執政當局，都未能解決，爲何要獨苛求於新中央政府呢？至於新中央政府，雖不能即認爲中日問題的徹底解決，至少必定是中日問題很有解決希望的起點。

第一，自從日本政府正式表示不願再以蔣介石爲對手以來，在中日外交關係上，已失了談判的可能。余蔣氏的剛復自用，熱中名利，當然不願退讓賢路的本性而言。這樣僵持下去。中日兩大民族雖則很想言歸於好，但因有這個障礙存在，致無從接近。現在汪精衛先生領導的新中央政府即將成立，中日問題的談判，至少已有適當主持者，彼此就能交換意見而從長計議，這豈不是中日問題解決的開端嗎？

第二，新中央政府的成立除日方表示贊同而熱烈支持外，對中日問題的內容方面，當然已有了相當初步的談判，也有了相當的契合，這次青島會議的圓滿結果，就可以爲有力的證明。

然而恐怕又有人們疑問道：汪氏的實力很薄弱，新中央政府即或成立了，但對於大局秩序，仍無法恢復，收拾，那末，又何必多此一舉呢？這也是看了反面文章的錯誤觀念。現在國內各地，無論貧否淪陷，那一處不是都一樣的弄得耕者不能耕，織者不能織。這樣的弄下去，勢將亡國而莫能挽救；現在的新中央政府成立了，至少有了個主持機關，便可以漸漸着手整理。至于實力，那當然可以逐漸

充實的。試問這樣對於大局秩序的收拾與恢復，何嘗無益呢？難道聽任那些游擊匪流播下去，但能對於大局有益嗎？所以我們認為新中央政府的樹立，是有益而必要的，大家再不要懷疑而快來擁護吧！

我們要如何擁護新中央政府呢？這問題是要常存在腦筋中的。因為擁護新中央政府是我們的責任，救亡圖存已成了我們的責任，新中央政府，便是救亡圖存的和平總機構。所以擁護這個總機構，就是我們的責任了，但是這個責任很重大，不是一個人能够担当的。

第一我們須要聯合大家起來盡我們本位的責任，一個人一分責任，十個人就有十分責任，千萬人就盡千萬分責任，這種責任的力量便大了。有了大力氣來盡這個擁護新中央政府的責任，那末，它的基礎就鞏固，力量也就增加強大了。新中央政府的基礎鞏固，力量強大，當然對於興亞建國就會成功的。

第二，我們須要大家聯合起來，排除新中央政府的障礙，最大的便是重慶政府與中國共產黨。要知道中國共產黨造成中日戰爭，使人民受了空前的戰禍、重慶政府受了共產黨的挾持，掀起了不幸的中日戰爭，使人民都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他們都是新中央政府的障礙，我們擁護新中央政府，就得要爲它消滅阻礙了。

第三、我們須要聯合起來，幫助新中央政府敦睦邦交與日本國民攜手，不再要有什麼仇視和敵對的心理。實行中日的永久親善，以求中日的永久和平。若果我們都把過去仇視日本的心理改變爲親善的心理，那末不但現在的中日問題容易解決，而且將來的戰爭，也一定不會發生了。

照這樣的擁護新中央政府做去，它就能成爲一個有力量擔當和平運動的總機構，和平運動就一定會有成功之日。中日的和平成功了，建設新中國的目的達到了，自然可以更進一步的完成孫中山先生提倡的大亞細亞主義以復興亞洲的。

這復興亞洲的大業，是須要中日兩國人民擔當的，擔當復興亞洲的中日兩國，一定是要親善提攜的；要中日親善提攜，必定先要中日的問題解決而歸於和平；要中日兩國和平，必定先要有這樣能够主持和議的新中央政府。所以，我們必定先要擁護這個新中央政府了，因爲這個新中央政府，是能够建國和興國的。凡是抱着救亡圖存的愛國決心的民衆，都應當擁護新中央政府呀！

## 附錄：

### 上海記者聯誼社宣言

當前的時代，給予吾人一種嚴重的課題，就是：『如何復興建國？』但，我們的國是一個什麼現狀呢！凡是業新聞記者的人，都知道受了不幸的中日戰爭的影響，換句話說，便是因為盲目抗戰的持久，而到了存亡絕續之秋。

記者們在這樣的嚴重時代裏，有着比其他階層的人們不同的責任，雖然也同是在『如何復興建國』的課題中努力，這不同的責任，是在於對社會對羣衆作一種報道，假使我們不看清時代與環境，那末我們的報道，就會走入歧途，連自己的腦筋都會弄得不清醒了，在認清時代環境而作報道的忠實與正確之外，還有一種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造成健全的輿論。

無疑的，我們已認清黨政府在盲目抗戰中的一切錯誤了，因此；我們記者的責任，就要把黨政府的錯誤給民衆們忠實而正確的報道，同時就要造成反對黨府的輿論，這種輿論就是要開易結束中日戰爭的興亞建國運動。

要使這種輿建國輿論的健全發展，那是應當具備三個條件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從一般人的意志發生，才能算爲真正的輿論，所以在一般的人思想和輿論都沒有到相當的程度以前，這種輿建國輿論是難產生的，也許竟是不能產生。比方說；現在我國的政權還被黨政府把握着，他們又不是佔着人民全體的絕對多數，只因他們專橫與自私，對於黨府以外的思想和言論，就是壓迫而不許走向不利於黨府那一面去，還想引誘使之走到利於黨府那一面去，甚至不許有關於政治上的任何意見，即所謂「主和者便是漢奸」，在這個時候，和平的輿論，幾乎發生都不可能了，所以我們要使一般人的思想轉變過來，產生和平的思想而發出和平及輿建國的輿論。

第二個條件，就是要有公衆的意見，比方說，中國今日的民衆，在黨府壓迫之下，幾乎無人敢開口對於「和」或「戰」發表意見，只能聽他們在那兒盲目的「焦土」抗戰，「游擊」建國，其實公衆的意見，早已趨重于和平了，雖然有這種趨勢，却是內心的，在外表上一點也不敢洩露，這就是黨府受了共產黨的挾持，轉而挾持全國民衆使他們只在內心中苦悶而已！現在已是佔全國過半數的民衆，想望和平了，這和平的意見，是公衆的，我們就當努力使公衆的意見表達出來。

第三個條件，就是要一般人腦中已有的和平意見，因爲這種意見是很好的，倘若只有少數人明瞭的時候，要強制多數人贊助，使他成功一個輿論，這也是很難的，所以要成功這和平的輿論的意見，

必是在一般人的腦中已有那種傾向，不過多數人不敢發表，不肯發表，不能發表，要由少數人出頭發表之後，得到了多數人的贊助，這種問題的成功，必要經過許多宣傳，把這思想注入在一般人的腦中去，然後才有希望。

我們記者在今日，就是「宣傳」的人才了，所以爲了國家民族，乃至我們東亞的永久和平，這宣傳和平的興亞建國運動，造成和平輿論的健全，都是我們記者的責任了。

在這樣嚴重的課題中，我們不能單憑個人的活動努力而成功，所以要衆志成城，精誠團結的來集中我們的力量。那末，這新聞記者聯誼社，除了交換智識，聯誼情感之外，還有這個偉大而尊嚴的共同目標呢！

我們記者有了團結，循此途徑，向着目標邁進，那是一定會有成功之日！再說，目前記者的流品，還是十分的不齊與龐雜，所以我們這一個集團是以志同道合而在興亞建國這一個大前提下共同協方同心，而勇往直前。時代已到了尖端，環境不容再彷徨，記者的責任太重大了，太迫切了，從今日成立起，無論何人都是宣傳興亞建國運動之一員，健全和平輿論之一員，並希望海內賢達志士仁人對我們不客氣的指正，以期無忝我們的職責，敢以上述之志趣與目標而宣言於全國民衆，上海市新聞記者聯誼社宣言。



十·興建運動的革命性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著者：上海記者聯誼社

出版者：興建月刊社

每冊國幣壹角

# 興建叢書

陳孚木著

中日合作論

三版出書·每冊一角五分

嚴軍光著

興亞建國論

三版出書·每冊售價一角

楊鴻烈著

中日文化論

再版出書·每冊一角五分

余立三著

東亞協同體論

再版出書·每冊一角五分

陳孚木著

反共問題

現已出書·每冊一角五分

嚴軍光著

最近時局與我們的態度

再版出書·每冊售價一角

李蒙政著

抗日統一戰線的崩潰

現已出書·每冊售價一角

嚴軍光著

歐洲形勢與遠東前途

現已出書·每冊售價一角

曹翰著

興亞建國理論的根據

現已出書·每冊售價一角

上海記者聯誼社

興建運動的革命性

現已出書·每冊售價一角

興建社編印發行